

何以脱而不得？亲密伴侣暴力脱离的 影响因素与发生机制

陈雅琳^{1,2} 贡 喆^{1,3}

(¹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成都 610068) (²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³ 四川省纪检监察心理与行为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068)

摘 要 为厘清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脱离的复杂路径及其内部机制, 本研究对 IPV 脱离的多层级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 结合行为阶段转变理论模型的阶段划分与心理社会准备模型的动态连续框架提出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Staged-Continuum Dynamic Interaction Model, SCDIM)。SCDIM 整合了阶段跃迁的触发机制以及风险/保护因素在阶段转换中的动态博弈, 为理解 IPV 脱离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整合性理论框架, 弥补了传统模型对多因素交互作用及阶段间非线性关系的解释局限。未来研究需对 SCDIM 的模型效度、适用范围进行验证, 结合跨学科视角拓展其应用前景与实证研究方向。

关键词 亲密伴侣暴力, 亲密关系, 虐待关系, 家庭暴力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即个体与亲密伴侣关系中存在的强制性暴力行为模式, 包括身体暴力、情感暴力、性暴力以及心理暴力(Chan & Sachs, 2023; Storer et al., 2018; Young-Wolff & McCaw, 2019)。IPV 作为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得到学界广泛关注, 其高发性也严重危及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并对儿童成长造成不良影响(涂画, 张春妹, 2024; Aguiar & Corrêa, 2022; Chan & Sachs, 2023; Moffitt, 2013; Smith et al., 2017; Stöckl & Sorenson, 2024; Storer et al., 2018)。一系列研究表明, IPV 受害者极易产生 IPV 脱离障碍而滞留于虐待关系, 导致受害者自身及其家庭乃至社会等多维治理成本激增(Barrios et al., 2021; Bridges et al., 2018; Cervantes & Sherman, 2021; O'Neal & Beckman, 2016; Storer et al., 2018)。由此可见, 厘清 IPV 脱离的复杂路径及其内部机制具备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者就对 IPV 脱离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将受虐待经历、习得性无助、对脱离后果的恐惧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视为影响 IPV 脱离的关键变量(Barnett & LaViolette, 1993; Dobash & Dobash, 1988; Schutte et al., 1988; Walker, 1977)。但这一阶段研究大多持碎片化的思路看待 IPV 脱离事件, 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且主要聚焦于风险因素的静态归因。2003 年 Anderson 和 Saunders 首次提出将 IPV 脱离视作动态运动过程, 并提炼出诸如暴力性质、外部资源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 IPV 脱离的重要预测变量(Anderson & Saunders, 2003)。此后, 研究者普遍开始关注 IPV 脱离过程的时间连续性与路径多样性(Enander & Holmberg, 2008; Khaw & Hardesty, 2007)。然而, 现有研究多拘泥于个人、关系或社会层级等单一维度分析, 而忽视了这些因素的非线性耦合效应(Barrios et al., 2021; Bates, 2020; Catallo et al., 2012; Cervantes & Sherman, 2021; Costanza Baldry & Cinquegrana, 2020; Overstreet & Quinn, 2013; Rai & Choi, 2018; Reisenhofer & Taft, 2013; Storer et al., 2018)。此外, 研究者运用行为阶段转变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TTM)或心理社会准备模型(psychosocial

收稿日期: 2024-12-04

通信作者: 贡喆, E-mail: zhegong@sicnu.edu.cn

readiness model, PRM)等主流模型从阶段划分或连续系谱的视角推进了 IPV 脱离的机制解释,但二者均未能融合风险/保护因素的动态博弈,且基于单一视角的理论框架也无法准确描述 IPV 脱离的复杂路径与发生机制(Atiyat & Al Momani, 2022; Catallo et al., 2012; Cluss et al., 2006; Overstreet & Quinn, 2013;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4; Reisenhofer & Taft, 2013; Storer et al., 2018)。事实上,IPV 脱离作为兼具阶段跃迁与连续演变的复杂运动过程,其路径形成机制受到内外部风险/保护因素的动态交互影响。但现有单一理论框架未能建构多层次影响因素的交互模式,也缺乏充分关注各阶段关键因素的独特作用,从而对脱离路径的解释效力不足,难以揭示 IPV 受害者可能经历的复杂路径及形成机制,凸显开发整合性理论模型的迫切性。

基于此,本文首先对 IPV 脱离的内外部风险/保护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介绍并总结传统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力局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 TTM 的阶段跃迁机制与 PRM 的动态平衡框架进行创新性整合,提出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Staged-Continuum Dynamic Interaction Model, SCDIM),以清晰阐释 IPV 脱离的运动过程、跨阶段路径、泛在性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各阶段核心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最后,本文对模型未来的验证方向与应用前景提出展望。

2 IPV 脱离的主要影响因素

制裁与庇护框架(Sanctions and Sanctuary Framework)认为,不同文化中存在着对 IPV 的容忍和对受害者的支持(Counts et al., 1999; Koenig et al., 2006)。据此,本文将 IPV 脱离的影响因素在效价方面区分为风险与保护两种类型。前者易导致 IPV 脱离呈现停滞、倒退等不良状态。后者则促使个体在知情意多方面做出脱离 IPV 的相关准备或具体行为。同时,根据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 SEM; Bronfenbrenner, 1979; McLeroy et al., 1988),个体的发展和行为受到多层次环境因素的影响。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可用于解释 IPV 脱离在宏观系统(社会层面)、外系统(社区层面)、微系统(关系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受害者)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Pinnewala, 2009; Sabri, 2014)。基于此,本文将结合 SEM 与

制裁和保护框架的观点对 IPV 脱离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梳理,并整合为个人层面(受害者)与环境层面(包括个人以外的人际关系、组织政策、社会文化等更宏观的系统)的风险与保护因素。下文将根据该分类对 IPV 脱离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概述。

2.1 风险因素

2.1.1 个人层面

特殊年龄阶段。研究表明,青少年和老年人是滞留 IPV 的主要风险群体(Band-Winterstein, 2015; Cheung et al., 2015; Otero-García et al., 2024; Pugh et al., 2018; Rizzo et al., 2020; Roberto & McCann, 2018)。青少年可能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完全且缺乏识别与妥善处理不良亲密关系的知识经验,因此难以准确识别亲密关系中潜在的心理胁迫(Psychological coercion),从而滞留于虐待关系(Cervantes & Sherman, 2021; Muñoz-Rivas et al., 2022)。对于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的双重下降使其 IPV 脱离受阻。例如,慢性疾病以及在经济、情感等层面对家庭的过分嵌入将阻碍老年人 IPV 脱离的意愿与能力(Roberto & McCann, 2018)。此外,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perspective)还强调个体的经历和选择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的共同影响。例如,老年群体普遍被社会化以支持男性的主导地位,具有更强的维持家庭完整的传统婚姻观念,且个人能动性还受到更持久亲密关系与更强情感联结的制约,从而面临 IPV 脱离障碍(Hightower et al., 2013; Hing et al., 2021; Hutchison, 2010; Roberto & McCann, 2021)。不难发现,年龄阶段的特殊性使青少年与老年人在认知功能、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存在缺陷,从而成为 IPV 易受困群体。

个人受虐经历。个体早年至成年生活中目睹或经历虐待易导致 IPV 脱离困难。根据暴力代际传递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Kalmuss, 1984),童年目睹或经历暴力会降低个体对虐待的识别水平并提高受虐容忍能力,致使个体将暴力行为正常化,从而维持现有不良关系(Cervantes & Sherman, 2021; Childress et al., 2021)。不仅如此,成年后长期处于虐待关系还会进一步降低个体自尊和价值感,导致其丧失对 IPV 的求助能力(Bates, 2020; Cohen et al., 2024; Storer et al., 2018)。

IPV 认知偏差。大量研究表明, 处于亲密关系暴力的个体极易产生对 IPV 的认知偏差(IPV Cognitive Distortion), 具体可能表现为诸如缺乏觉察 IPV 伤害的意识与意愿, 无法或难以判断是否处于 IPV 关系, 从而不寻求救助信息与途径等。例如, 个体可能因为“没有身体虐待”或“虐待频率不高”而倾向于认为自己并非典型的 IPV 受害者, 或者对伴侣的悔改和关系的缓和抱有希望, 这可能导致其进入“受害而不自知”状态, 进而盲目滞留于虐待关系(Azeez et al., 2024; Bates, 2020; Caridade et al., 2020; Storer et al., 2018)。这种认知偏差不仅使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还可能导致其缺乏对求助途径的了解和信任, 进一步导致 IPV 脱离失败(Afrouz et al., 2020; Badenes-Sastre et al., 2023; Monterrosa, 2019; Shah et al., 2024)。更重要的是, 缺乏对 IPV 的正确认知与识别还可能导致个体对 IPV 经历的错误归因。例如, 认为经历虐待是自己造成的, 应该接受惩罚。依据习得性无助模型(learned helplessness model, Walker, 1977), 这种认为自己缺乏能力或资格终止虐待的观念将进一步损伤 IPV 受害者对自身能力的感知, 如无法获得他人支持与认可、没有理由离开等(Estrellado & Loh, 2016), 随之产生的习得性无助则最终致使个体丧失脱离 IPV 的信念(Launius & Lindquist, 1988; Lipsky et al., 2006)。

对伴侣与家庭过分依赖。对伴侣过分依赖将使个体更愿意维持现有虐待关系, 主要包括情感依赖、安全依赖和性依赖(Taherkhani et al., 2019), 具体表现为诸如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依附以及对改善关系抱有极高期待等(Cervantes & Sherman, 2021; Lahav, 2023; Taherkhani et al., 2019)。高水平伴侣依赖可能限制女性在性、经济以及安全等方面的独立性, 使其安于长期滞留在受虐待状态(Aiquipa Tello & Canción Suárez, 2020; Badenes-Sastre et al., 2024; Bates, 2020; Estrellado & Loh, 2016; Heron et al., 2022; Sandhu & Barrett, 2020)。而对家庭过分依赖的个体则可能在 IPV 关系中依然持有照顾家庭与维护家族声誉的责任感, 这可能在恶化原有不良关系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脱离 IPV 的心理成本(Badenes-Sastre et al., 2024; Bruton & Tyson, 2017; Childress et al., 2021; Estrellado & Loh, 2016; McKinley & Liddell, 2022)。此外有研究者认为, 对伴侣与家庭的过分

依赖将促使个体对虐待关系产生合理化认知重评的倾向, 令其认为终结虐待关系可能象征着未能妥善履行作为伴侣或家庭成员的某种“义务”(Bridges et al., 2018; Caridade et al., 2020)。

对 IPV 脱离的恐惧。两性均可能对 IPV 脱离的可能后果存在恐惧进而滞留于不良关系(Azeez et al., 2024; Bruton & Tyson, 2017; Childress et al., 2021)。其中女性更可能由于害怕无法保障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或畏惧丧失生活保障资源而滞留于虐待关系(Sabri & Nnawulezi et al., 2018)。该过程还可能伴随着离婚者身份恐慌的情结出现, 表现为女性对离婚者身份的可耻性有较高的唤醒度, 这促使女性更易陷入“因恐惧而滞留”的境地(Taherkhani et al., 2019)。与女性不同的是, 男性则更多因受到伴侣恶意指控的威胁或惧怕失去抚养权而无法离开(Bates, 2020; Taherkhani et al., 2019)。这表明两性恐惧的指向与表现均存在一定差异, 体现在女性恐惧的来源聚焦于生命财产安全方面, 而男性则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层面。

2.1.2 环境层面

文化污名。文化污名即与特定社会群体或特定行为(如离婚)有关的羞耻及耻辱的标志, 包括与 IPV 相关的特异性污名、婚姻失败的羞耻感、传统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规范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Rai & Choi, 2018)。这些因素可能共同形成普遍的信念与价值观系统制约, 进而恶化个体 IPV 滞留的情况。依据 IPV 污名化模型(IPV stigmatization model), IPV 文化污名易令个体内化污名化信念并形成脱离后被污名化的预期(如, 担心家人对离开伴侣的批评与不支持、害怕受到外界对虐待经历的指责与嘲笑等), 这将阻碍个体对虐待行为持有清晰认知(即“错的人不是我”、“离开才能摆脱受害者身份”), 最终抑制 IPV 脱离(Overstreet & Quinn, 2013)。此外, 对非处女身份/婚姻失败的羞耻感可能作为一种文化污名现象存在, 致使个体习得并内化与之相应的社会期待, 从而令 IPV 脱离受阻(Childress et al., 2021; Monterrosa, 2019; Storer et al., 2018)。同时, 文化污名的消极作用还可能通过宗教信仰或传统家庭价值观体现。例如, 天主教中保持家庭完整的观念可能营造“脱离家庭即错误”的价值取向。又如, 传统家庭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可能一方面要求女性在婚姻中践行刻板化的规范行为而忍受伴侣的暴力(如, 女性被要求

在婚姻中扮演顺从与牺牲的角色), 另一方面迫使男性出于男子气概维护而否认虐待关系的存在(Afrouz et al., 2020; Bates, 2020; Childress et al., 2021; Estrellado & Loh, 2016; Rai & Choi, 2018; Sabri, Nnawulezi et al., 2018)。

社会支持匮乏。社会支持被定义为由他人提供的资源、应对措施或资源交换, 主要包括工具性的(如帮助问题解决)、实体的(如捐赠物资)、信息类的(如给予建议)以及情感性的(如给予安慰)社会支持等形式(Schwarzer et al., 2004)。研究表明, 缺乏核心社会关系网络中亲密群体的支持将阻碍受害者脱离 IPV。具体表现为地理层面(O'Neal & Beckman, 2016; Sabri, Nnawulezi et al., 2018; Sandhu & Barrett, 2020)和情感层面的疏远均可能降低个体 IPV 脱离的意愿(Afrouz et al., 2020; Childress et al., 2021; Sandhu & Barrett, 2020)。此外, 核心社会关系以外的非亲密成员还可能否认受害者的虐待经历或拒绝向其提供帮助。如教会鼓励宽恕伴侣, 社交网络的压力等可能使个体产生“离开是背叛、虐待可以原谅”的信念, 致使 IPV 脱离停滞(Bates, 2020; Ferrer-Perez et al., 2020; Francis et al., 2017; Gracia et al., 2020; Storer et al., 2018)。上述发现表明, 社会支持可用性较低是 IPV 脱离的重要障碍(Caridade et al., 2020; Shah et al., 2024)。

结构性资源障碍。结构性资源障碍将制约个体独立获得基础生活保障的能力, 主要包括缺乏经济来源、法律保护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研究表明, 经济条件的制约、缺乏住所以及援助单位的不作为或法律的不支持, 都将直接或间接造成 IPV 脱离困难(Afrouz et al., 2020; Estrellado & Loh, 2016; Murvartian et al., 2024; O'Neal & Beckman, 2016; Spencer et al., 2020; Taherkhani et al., 2019)。例如, 某地区外来移民者往往缺乏其所在地的必要语言基础与社会保障, 因此更可能由于反移民法存在而担心脱离 IPV 后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Voolma, 2018)。同时移民者的语言障碍还将限制其求助行为(O'Neal & Beckman, 2016), 这可能进一步降低个体的基本生存能力,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2.2 保护因素

2.2.1 个人层面

IPV 认知清晰度。对 IPV 的认知清晰度(IPV

Cognitive Clarity)包括个体对虐待行为的准确识别、对自身权益的清晰认知, 以及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根据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 清晰的认知能够使受害者更准确地评估自己的处境, 促进虐待模式与后果的识别。这种认知上的清晰性将有助于个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从而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脱离虐待关系(Sani & Pereira, 2020)。该认知与识别的过程将伴随着 IPV 的深化而获得差异化的特点, 个体可能经历从“认识问题存在”到“认识问题将持续存在”的演变, 从而易化后续 IPV 脱离行为。例如, 个体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突发事件(如严重虐待)或获得他人建议等外因的作用下初步产生身处虐待关系的模糊认知, 而随着虐待程度加重, 个体对伴侣虐待行为反复性与持久性的认知更加清晰, 从而失去对当前亲密关系的希望并最终做出离开的决定。有研究发现, 对伴侣虐待行为持久性的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 即认识到虐待事实的持续性是推动个体实现 IPV 脱离的关键因素之一(Sani & Pereira, 2020)。

积极心理资本。基于弹性组合模型(resilience portfolio model; Grych et al., 2015), 高水平的综合能力(如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效能感等)更有助于个体应对消极事件, 实现 IPV 脱离。大量研究表明, 如果个体能充分利用其人际资源与内在优势, 如意义创造(在困难中找到意义的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努力实现目标时维持动力和克服障碍的能力), 则更容易实现 IPV 脱离(Fredrickson, 2004; Grych et al., 2015; Masten et al., 2004; Moffitt et al., 2011)。此外, 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将增强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的控制感, 一方面使其采取更具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完成 IPV 脱离(Masten et al., 2004), 另一方面, 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对离开后果进行优势性评估。这可能是因为高自我效能感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在离开原有伴侣后, 其经济条件与基本安全均可得到充分保障, 从而推定离开不良关系获得的益处更大, 最终做出脱离的理性决策。此外,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还有助于个体摆脱对伴侣及家庭关系的依附, 从而促进 IPV 脱离(Estrellado & Loh, 2016)。

母亲身份。尽管有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为了给子女完整的家庭而滞留于虐待关系(Bruton & Tyson, 2017; Storer et al., 2018; Taherkhani et al.,

2019), 但若当来自伴侣的暴力行为危及到子女安全时, 则可能促进母亲践行 IPV 脱离的相关行为。例如, 一些女性可能为了保护子女免受家庭暴力的影响从而选择脱离虐待关系(Aiquipa Tello & Canción Suárez, 2020; Heron et al., 2022)。不仅如此, Sani 和 Pereira (2020)对 15 名主动脱离 IPV 的母亲进行了一项定性研究, 结果表明子女对母亲离开虐待关系的要求积极推动了女性的 IPV 脱离进程。总之, 虽然母亲身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 IPV 滞留, 但个体也同时可能基于维护子女最佳利益和保护其安全的考量而决定离开虐待关系(Ahmad-Stout et al., 2021; Aiquipa Tello & Canción Suárez, 2020; Sani & Carvalho, 2018; Sani & Pereira, 2020; Shah et al., 2024), 表现出母亲身份对 IPV 滞留的双刃剑效应。

特定依恋风格/情绪状态。特定依恋风格/情绪状态可能积极推动 IPV 脱离。例如, 有研究探讨了依恋风格对 IPV 脱离的影响, 结果表明安全和疏离(secure and dismissing)的依恋模式是 IPV 脱离的积极因素。这可能是由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拥有高水平的自尊与自我价值感, 因而不易滞留于虐待关系; 疏离型的个体则对亲密关系具有更少的投入, 从而更容易脱离(Henderson et al., 1997)。相对而言, 痴迷和恐惧(preoccupied and fearful)依恋模式的个体则更可能滞留于虐待关系(Shurman & Rodriguez, 2006)。另外, 在情绪状态方面, 研究表明较低水平的抑郁、绝望、焦虑以及愤怒的增加将促进个体脱离虐待关系的准备, 这些情绪变化可能预示着受害者对伴侣情感的终结以及对脱离虐待生活的期待(Shurman & Rodriguez, 2006)。

2.2.2 环境层面

社会支持良好。有研究发现, 获得家庭的支持或外界的认可是促进个体脱离虐待关系的重要保护因素(Aiquipa Tello & Canción Suárez, 2020; Heron et al., 2022; Howell et al., 2018; Shah et al., 2024; Žukauskienė et al., 2021)。例如, 家庭内部成员的支持能够帮助受害者克服虐待经历造成的不良影响, 并提升其自我调节以及克服逆境的能力(Sani & Pereira, 2020)。同时在一定情况下, 朋友、社区、大家庭成员等非核心人际网络也可作为 IPV 脱离的重要保护资源(Grych et al., 2015; Sabri, Simonet, et al., 2018)。此外对于有子女的女性, 孩

子对其脱离意图的理解与支持也将促进 IPV 脱离(Aiquipa Tello & Canción Suárez, 2020; Sani & Pereira, 2020)。

结构性资源充足。个体拥有经济来源、法律保护等社会保障是脱离 IPV 的关键远端保护因素。研究表明, 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正相关(Wickrama & Noh, 2009), 这可能预示着高资源个体更具备 IPV 脱离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与此同时, 专业保护机构、庇护所、警方以及法律的支持和帮助也是个体脱离虐待关系的积极促进因素(Sabri, Simonet, et al., 2018)。例如, 反对 IPV 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践行, 可以使受害者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相应帮助。此外, 语言障碍克服以及更好的文化适应均有助于移民群体实现 IPV 脱离(Sabri, Simonet, et al., 2018)。

3 IPV 脱离的经典理论框架

IPV 受害者脱离亲密暴力关系过程的影响因素众多, 内部机制复杂, 目前行为阶段转变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TTM;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4)以及心理社会准备模型(psychosocial readiness model, PRM; Cluss et al., 2006)从个人、人际关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为该过程提供了理论解释。其中 TTM 侧重于对脱离 IPV 的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 PRM 则从连续性的角度描述了 IPV 脱离过程以及该过程中内外部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

3.1 行为阶段转变理论模型(TTM)

TTM 是健康行为改变领域影响最广泛的理论之一, 一般用于描述个体改变行为的不同阶段。该模型基于长期行为追踪(如吸烟、减肥)的实证数据和复发风险概率统计提出, 认为当人们试图改变某种不健康或问题行为时会经历 5 个阶段: 预考虑(Precontemplation)、沉思(Contemplation)、准备(Preparation)、行动(action)和维持(Maintenance)(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4; Prochaska & Velicer, 1997)。预考虑阶段是一个否认问题行为存在的阶段, 此阶段个体不会考虑(未来 6 个月内)采取措施改变其不良问题。沉思阶段的个体则开始权衡改变不良行为的利弊, 并作出是否改变的决定(未来 6 个月内)。在准备阶段, 个体将通过改变行为习惯、生活环境、认知信念等方式初步克

服不良行为(未来1个月内)。行动阶段是实现不良行为改变并通过提升个人能力、获取外界支持等方式塑造健康行为(过去6个月内)的时期。维持阶段则包括巩固新习得的健康行为(6个月以上),并在出现干扰、阻碍等情况下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不良行为再现(Larkin, 2008; Lenio, 2006; Reisenhofer & Taft, 2013)。该五阶段过程通常是循环的,且个体在彻底成功改变前可能经历若干次不断前进和倒退(Prochaska & Velicer, 1997)。目前TTM被作为框架性诊断工具广泛应用于IPV领域的研究中,有助于研究者解析受害者在IPV脱离过程的独特心理与行为轨迹,并从中识别标志受害者实现阶段跨越的关键“转折点”。例如,Lenio (2006)发现预考虑阶段的个体普遍“否认虐待存在”且“不采取任何行动”,其向沉思阶段跨越的核心问题(即“转折点”)在于“认识并承认虐待问题”。后续研究进一步基于TTM框架将IPV脱离过程视为线性阶段序列,并提炼出各阶段的特异性指标(如准备阶段的“制定计划”、行动阶段的“具体行动”)。然而,Khaw和Hardesty (2007)通过质性访谈发现,IPV脱离路径还可能出现非线性特征:如,部分受害者因突发暴力事件从沉思阶段直接“飞跃”至行动阶段。由此可见,TTM为IPV脱离研究提供了基础性阶段框架,但其线性本质却可能与IPV脱离过程的现实复杂性难以契合。

综上,当前研究基于TTM将IPV脱离视为一个跨阶段线性运动过程,有助于揭示IPV脱离过程中阶段间的连续跃迁机制并探索各阶段的独特心理与行为指标。但TTM归根结底为行为改变的一般性框架,尚无法针对IPV脱离各阶段存在的关键因素进行精准定性,也无法解释非连续跃迁运动的触发机制,亦未涉及跨阶段影响因素(如社会支持突变、危机事件)的动态作用。同时,TTM自身并未涉及跨越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这不利于澄清IPV脱离的发生机制。

3.2 心理社会准备模型(PRM)

Cluss等人(2006)提出了心理社会准备模型(psychosocial readiness model, PRM),认为IPV受害者的行为意向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此过程中受害者将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动态平衡的影响,从而朝向维持现状或改变行为的方向运动。该模型侧重于访谈研究中出现的3个因素,包括对伴侣行为构成虐待的意识、可感知的支持以及克服

困难的自我效能感,3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可解释个体在不同时期处于这一过程的不同位置。PRM认为,个体采取改变的准备程度受到内部因素平衡关系的影响,即内部因素的平衡方向将决定改变的可能性。例如,当3个内部因素中只有1个因素效用较强(效价为正,趋向于改变)而其他因素相对较弱(效价为负,趋向于现状)时,就会导致行为改变准备程度降低(总效价为负)。具体而言,即使个体能够意识到伴侣的虐待行为,但若没有感知到父母、朋友等可信任对象的支持且实现改变的自我效能感较低时,受害者的行为状态将依然趋向于维持现状;而当所有内部因素都较强时(总效价为正,趋向于改变方向)则能够增进行为改变的准备程度,最终有利于IPV脱离行为的实现。此外,该模型还描述了外部积极因素(如朋友、专业机构帮助以及外界态度等)和消极因素(如失业、没有住所以及经济因素等)对改变过程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心理社会准备模型(PRM)同时考虑了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动态平衡,不仅关注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还考虑了外部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框架来理解IPV受害者的行为改变过程。此外,PRM将行为改变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离散的阶段,这也更符合IPV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经历。即行为改变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和非顺序的特征。目前,该模型已经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实证支持(Chang et al., 2010; Tarzia et al., 2016)。例如,Tarzia等人(2016)强调了PRM在理解和支持受害者行为改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据此开发出一项针对IPV受害者的在线干预工具(I-DECIDE),旨在帮助受害者进行自我评估以及自我决策,以提高其安全感和幸福感。

3.3 小结

可以发现,TTM与PRM各有侧重,且二者在解释IPV脱离过程时具有理论上的互补性。具体而言,TTM的分阶段模型通过时间序列来解构行为改变进程,其核心优势在于为IPV脱离的阶段特征(如预考虑阶段和沉思阶段的心理表征差异)提供了诊断框架;而PRM作为连续性模型则通过动态平衡视角,揭示了内外因交互作用下行为转变的非线性发展特征。但二者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阶段运动机制方面,TTM虽建立

了标准化的阶段划分体系,但其线性递进的预设却难以解释实证研究中个体行为改变过程的复杂性。例如,研究发现近 37%的受害者呈现多阶段共存的非线性特征(Reisenhofer & Taft, 2013)。同时,虽然 PRM 已经得到了若干实证研究支持,并适用于解释阶段间的往复运动,但对变化过程的具体加工细节描述较为笼统,因此难以识别 IPV 脱离的具体行动进程,也无法定位具体的干预靶点;其次,在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维度,TTM 虽能识别各阶段的特异性影响因素(如预考虑阶段的认知扭曲),但未能阐明各阶段影响因素的协同效应。而 PRM 虽通过内外部保护/风险因素的动态平衡机制解释了行为准备程度的快速变化,却难以展现各因素在不同阶段的特异功效。

实际上,IPV 脱离是一个兼具进程上的阶段性以及心理与行为变化持续性的复杂过程,对该过程的清晰描述须依赖于一个具备进程上的阶段性并体现各阶段间连续性运动的综合模型。如前文所述,TTM 的诊断功能有助于明晰受害者的脱离进程并识别其所处的具体阶段,而 PRM 的连续体概念则有助于解释阶段内以及不同阶段间的动态波动(如阶段间的过渡及飞跃现象);与此同时,TTM 对各阶段特异性影响因素的探索将有助于澄清个体实现阶段跨越的运动机制,而 PRM 对 IPV 脱离过程中泛在性影响因素的探讨则有助于阐明一般性影响因素在整体运动过程中作用强度及作用模式的阶段敏感性;此外,TTM 将 IPV 脱离视为一个线性递进式的阶段性过程,PRM 则以连续性的视角刻画了 IPV 脱离过程心理与行为变

化的复杂性。由此可见,TTM 与 PRM 对于描述 IPV 脱离过程的阶段锚定与连续变化、特异性与广泛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脱离运动的递进过程与循环路径均缺一不可。基于此,本研究基于 TTM 与 PRM 将 IPV 脱离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提出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SCDIM),使该模型兼具 TTM 的阶段结构效度与 PRM 的动态解释作用。

4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

4.1 理论提出及核心观点

在 PRM 改变连续性的基础框架中,本文详细阐述了影响脱离过程的内外部风险/保护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 TTM 对 IPV 脱离过程的五阶段划分(即预考虑、沉思、准备、行动和维持)以及实现跨阶段运动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觉察问题、权衡利弊、提升信心、改善处境和适应变化),进而阐释实现阶段跨越运动的发生机制。因此,在保留 TTM 与 PRM 基本观点与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SCDIM; 图 1)。其核心观点如下:

(1)阶段性与连续性的整合。本模型认为 IPV 脱离是一个在多种内外因素影响下,兼具脱离进程的阶段性与心理行为变化连续性的复杂过程。该过程中受害者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特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且各阶段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影响与动态关联的,表现为阶段边界的模糊性(如沉思阶段可能嵌套预考虑特征)与过渡状态的普遍性(如“转折区”阴影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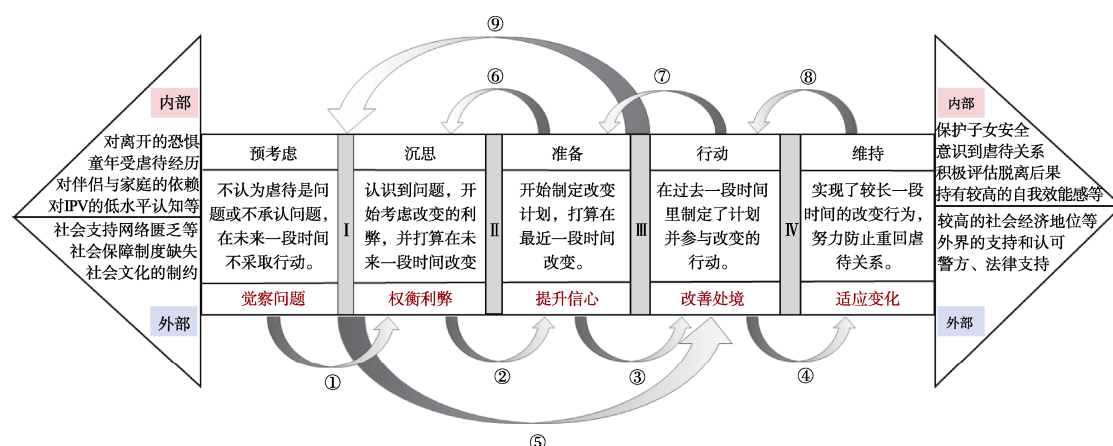


图 1 IPV 脱离的阶段-连续动态交互模型

(2)内外因素的实时交互。本模型同时强调内部心理因素(如对 IPV 的意识、自我效能感)和外部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资源获取)在 IPV 脱离过程中的实时动态博弈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不仅影响阶段内的行为选择,还通过“风险-保护”因素的强度消长,直接触发阶段间的跨越或倒退;

(3)运动路径的动态性机制。本模型将动态性界定为脱离路径的时空演变特征,其本质在于脱离路径并非预设的固定轨迹,而是内外因素实时交互的涌现性结果。模型关注受害者作为适应性主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并清晰体现出 IPV 脱离复杂路径的形态多样性(如线性递进、非线性跃迁以及多阶段循环)、方向可变性(如受害者可能由于内外因素变化而产生前进、倒退等差异化路径)以及触发敏感性(如突发事件可能引发“停滞→飞跃”的路径变化)。

4.2 SCDIM 的作用机理

如图 1 所示,SCDIM 被划分为 5 个阶段的双箭头模型。右侧箭头内为促进 IPV 脱离的内外部保护因素,如意识到虐待关系等内部因素以及获得外界支持和认可等外部因素。该箭头代表了脱离 IPV 的前进过程,保护因素能够帮助受害者在 IPV 脱离过程中实现跨阶段前进;左侧反方向箭头内则为抑制 IPV 脱离的内外部风险因素,包括 IPV 低水平认知等内部风险因素及社会支持网络匮乏等外部风险因素,其阻碍了个体实现 IPV 脱离。这些影响因素普遍存在于各个阶段,且不同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对立作用影响着跨阶段运动的进程。同时在各阶段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下,个体在模型中部实现“前进”或“倒退”的跨阶段连续运动。此外,本模型中的 9 个单向箭头描述了 IPV 脱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跨阶段路径(即路径①~⑨),分别代表受害者在 IPV 脱离过程中可能实现的跨阶段前进、倒退以及多个阶段的飞跃。最后,4 个“转折区”(即阴影区域 I、II、III、IV)则代表了跨越过程中相邻阶段间可能存在的过渡状态。综上,SCDIM 呈现了 IPV 脱离过程各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因素,总结出实现阶段跨越、倒退或停滞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具体的跨越路径。下文将介绍 SCDIM 中 IPV 受害者可能实现的线性/非线性路径及其作用机理。

4.2.1 线性路径及作用机理

首先,预考虑阶段的个体通常没有意识到身

处虐待关系,也没有做出改变的意图(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4)。因此,该阶段个体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为能否承认其关系中的虐待问题,也即“觉察问题”。个体可能对虐待行为合理化,故进入下一阶段的运动需要一个可识别的诱导性事件,以促使其承认来自伴侣的虐待(Burke et al., 2001)。因此在预考虑阶段,对 IPV 的高认知水平,即个体意识到自己处于虐待关系,是实现阶段跨越的关键保护因素。此时促进个体认知 IPV 的诱导性事件通常包括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严重虐待)、寻求他人意见以及愤怒情绪的增加等。此基础上,一旦个体对 IPV 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即可能实现从预考虑阶段到沉思阶段的跨越①。反之,对 IPV 的低认知程度、对伴侣的依赖等风险因素则将使个体在预考虑阶段滞留。

与预考虑阶段相反,进入沉思阶段的个体已经意识到关系中的问题并开始考虑改变,但还未做出是否改变的决定(Shurman & Rodriguez, 2006)。在沉思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基于经济保障和个人安全等因素(Burke et al., 2001),评估结束关系的后果并权衡离开伴侣的利弊,因此该阶段核心问题为“权衡利弊”。据此,在沉思阶段,虐待的加重、虐待危及到自己与子女的安全,以及离开对孩子有更大益处等因素将积极推动个体的 IPV 脱离。同时,诸如童年受虐待经历、对婚姻与家庭较高的责任感以及社会文化中的污名现象等风险因素则阻碍个体离开。通过对风险与保护因素的决策平衡,当个体对离开的结果评估为“利大于弊”,则将促使个体实现向准备阶段的跨越②,反之,个体将继续滞留于沉思阶段。

下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处于该阶段的个体计划在不久后作出离开的行动(Prochaska et al., 1992; Prochaska & Velicer, 1997; Velicer et al., 1998)。准备阶段的核心问题为个体是否具备成功脱离虐待关系的信心,即核心问题在于“提升信心”。因此该阶段的个体需积极为脱离 IPV 做准备以提升信心,这可能包括获取社会资源,将家人、朋友及外界他人作为改变计划中的外部支持。若此时个体认为行动有利且能够获得较好的结果,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支持,自身也具备较高的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则将有助于促进 IPV 脱离。此外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 behavior

control)对行为具有独立预测作用(Ajzen, 1985)。例如,当准备阶段的个体获得充分的社会资源时,将提高其对其脱离行为可以成功的感知,即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促使个体积极采取脱离行动。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是跨越准备阶段的关键保护因素(Kraft et al., 1999)。当受害者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与外部支持,制定可行的计划并具有实现计划的自我效能感时,个体就会更易于进入行动阶段③。相反,对离开后果的恐惧(如失去孩子的抚养权、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无法获得他人支持及警察和法律的保护、畏惧污名化等风险因素将阻碍 IPV 脱离,甚至当个体无法克服对离开后果的恐惧这一关键风险因素时,个体可能倒退至沉思阶段⑥。

在行动阶段,个体已经制定了计划并进行 IPV 脱离的行动。他们通常在较长时间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寻求支持以改变当前处境(Prochaska et al., 1992; Prochaska & Velicer, 1997; Velicer et al., 1998)。与准备阶段不同,行动阶段的个体已经为改变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即执行准备阶段的改变计划,并致力于将已有问题行为改变至可接受的状态。例如,受害者会采取报警或向家人与朋友求助等实际行动(Shurman & Rodriguez, 2006)。故行动阶段的核心问题即为受害者能否通过提升个人能力、获取外界支持等方式使其受虐待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即“改善处境”。此时实际拥有充足而稳定的资源、持续获得外部支持以及不断提高自我效能感等均是促进 IPV 脱离的保护因素。Lenio (2006)认为,当个体看到行动的有益结果、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并得到积极的社会反馈时,就会进入维持阶段。即获得社会认同这一关键保护因素将促进个体实现从行动到维持阶段的跨越④。此外,作为行动阶段的风险因素,结构性障碍(如缺乏经济来源、相关法律缺失等)、习得性无助、无法获得家庭支持、文化污名等消极影响阻碍着 IPV 脱离。由于对伴侣与家庭的依赖,维护家庭完整的责任感将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风险因素,即行动过程中无法放下责任感的个体可能会产生从行动到准备阶段的倒退⑦。

在维持阶段,个体将努力防止回到虐待关系,且对保持当前状态(成功脱离 IPV)更有信心(Lenio, 2006; Velicer et al., 1998)。此阶段个体已经进入脱离虐待关系的安全状态,故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

实现了独立于原有伴侣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也即“适应变化”。有研究表明,维持是行动的延续,个体需要有能力采取并保持更长时间的行为改变(Prochaska & Velicer, 1997; Velicer et al., 1998)。此时具有可信任的关系、获得外界的支持和适应新的(不受虐待的)生活方式等保护因素将促进维持行动的延续。而不具有外界的支持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悲观和焦虑等风险因素则可能导致维持失败,此时个体已经建立的安全感将再次受到威胁,迫使其倒退至必须重新评估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行动阶段⑧。

4.2.2 非线性路径及作用机理

除上述连续性的跨越运动外,部分个体在 IPV 脱离过程中还可能出现阶段间的“飞跃”(leapfrogging)。Reisenhofer 和 Taft (2013)指出,不同阶段之间的飞跃往往是被动的和自发的。例如,当突然出现重大的虐待事件或意识到伴侣的虐待行为不会改变时,个体可能会实现从预考虑/沉思阶段(I)向行动阶段的跨越⑤。其中,推动个体实现由预考虑阶段向行动阶段飞跃的因素可能来自于生活中突发的严重暴力事件(如,儿童遭受暴力、暴力危及生命安全等)。此外,当沉思阶段的受害者意识到伴侣虐待行为的持久性时,还可能实现由沉思向行动阶段的飞跃(Khaw & Hardesty, 2007);同时,当 IPV 脱离的行动获得了消极结果,如在行动失败后个体认为其遭受 IPV 的处境无法改变时,则会出现由行动/准备阶段(III)向预考虑/沉思阶段(I)的反向跨越⑨(Reisenhofer & Taft, 2013)。例如,受害者可能在脱离行动失败后出现自我效能感下降,从而认为无法脱离伴侣进而由行动阶段倒退至沉思阶段,自我效能感严重不足的个体甚至将产生自我怀疑并倒退至否认 IPV 处境的预考虑阶段。与此同时,处于准备阶段的个体如果无法成功获取支持其脱离 IPV 的资源或信息(如,家庭反对脱离或鼓励原谅虐待等),可能将倒退至预考虑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为改变本身的复杂性,个体在 IPV 脱离过程中可能同时处于多个阶段,本模型通过两种形式对该现象予以解释。其一是展现为与脱离进程密切关联的相邻阶段间的“转折区”(阴影区域 I、II、III、IV)。即由于各阶段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受害者在跨越各阶段的过程中将出现同时处于两个相邻阶段的过渡状态,并

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两个阶段固有的特征。例如,个体可能在沉思阶段已经开始尝试一些小的行为调整,如开始了解相关法律政策是否有助于自己的脱离(“权衡利弊”),但这些行为实际上更接近于准备阶段的“积极获取外部资源”;第二种形式则表现为受害者在多个阶段间的飞跃(如,路径⑤和⑨)。具体而言,由于 IPV 脱离过程的复杂性,个体前进或倒退的整个飞跃过程中将处于多个不同阶段,该过程既形成了飞跃的最终结果,又在飞跃过程中同时具备多个阶段的特征。例如 Khaw 和 Hardesty (2007)通过访谈发现,母亲身份的受害者可能因为考虑儿童的幸福而从决定离婚的行动阶段“飞跃”至预考虑/沉思阶段⑨。此时该女性已经处于改善个人处境的行动阶段,但同时处于考虑孩子幸福的预考虑/沉思阶段。此外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模型仅详细展示了 IPV 脱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飞跃状态(路径⑤和⑨),即其他阶段的飞跃是难以实现的(Khaw & Hardesty, 2007)。由此可见,SCDIM 在保留 TTM 与 PRM 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对 IPV 脱离这一复杂过程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描述与解释。

5 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整合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TTM 和 PRM 提出了 IPV 脱离的 SCDIM,为解析 IPV 脱离的复杂路径提供了系统性框架。为更好地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实践应用,本文还对未来研究方向与应用场景进行探讨。

5.1 验证模型建构与边界效应

SCDIM 的建构基于对前人研究结果的总结(Burke et al., 2001; Khaw & Hardesty, 2007; Lenio, 2006),但过往研究多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故研究数据的收集多来自受害者的自我报告,同时对数据的编码、分类和解释也可能受到研究者主观偏见的影响。由此可见,模型的科学性需通过动态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未来可设计追踪研究,通过混合方法(定量追踪+定性访谈)捕捉受害者脱离过程中的阶段性转换、倒退或飞跃,并量化各阶段核心影响因素(如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动态权重。例如,采用经验取样法(ESM)高频采集受害者的认知、情绪及行为数据,结合机器学习分析阶段性转折的预测因子(如突发暴力事件对阶段跨越的触发效应)[可参考:[1]

张银普等人(2016)针对经验取样法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应用特征的系统性梳理; [2] Myin - Germeyns 等人(2018)提供了 ESM 研究从设计、实施到分析的详细指南与相关领域展望]。此外,本模型对个体实现阶段跨越的内部机制仍不明晰,目前已有研究从伪装文化(culture of pretence)的角度揭示了 IPV 脱离的内部机制。伪装文化是一种虐待不被承认且难以被关系之外的人辨别或承认的状态,即个体表现为一切都是“正常的”。研究表明,伪装文化将通过其内部因素——暴力正常化的作用阻碍个体意识到虐待并采取行动脱离 IPV (Francis et al., 2017)。由此可见,IPV 脱离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是复杂且影响广泛的。未来可借鉴健康行为神经科学范式,整合生理指标(如皮质醇水平、前额叶激活)与心理行为数据,探索“伪装文化”如何通过认知失调影响预考虑阶段的滞留,或神经机制(如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脑网络特征)如何调节脱离决策,以揭示脱离过程的生物-心理-社会交互机制[可参考:Niu 等人(2024)提出的 TMS-EEG 数据分析技术,该技术有效提升了多模态生理-行为数据整合的敏感性与可靠性]。最后,本模型的边界效应也应当予以重视。有研究表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失业与经济困难等因素增加了 IPV 的频率与严重性,而家庭隔离措施和保护机构关闭等状况则严重阻碍了 IPV 脱离(Fawole et al., 2021; Lyons & Brewer, 2022; Sabri & Nnawulezi et al., 2018)。模型虽纳入了“飞跃”路径,但对突发公共事件(如疫情封锁)的扰动效应刻画不足。未来研究可有针对性地考察诸如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大流行)等外部情境变量的潜在调节作用,并补充危机情境下的阶段“飞跃”机制,以检验 SCDIM 的外部边界效应,提升模型的全面性和适用性[可参考:Bliese 等人(2017)基于间断增长模型(DGM)提出的方法学框架,适用于跨层级主体在急性事件中的动态演变分析]。

5.2 扩展研究对象并深化文化适应性分析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女性受害者,仅有少量研究对男性、老年群体以及性少数群体中的 IPV 受害者进行调查,故 SCDIM 中某些特定影响因素目前只适用于女性群体(如母亲/妻子身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模型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且目前有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受害者 IPV 脱离过程存在差异性,如女性更有可能因恐

惧、缺乏经济资源以及对离开伴侣的羞耻感而维持关系,男性则更多由于对伴侣的承诺以及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坚韧形象而无法脱离(Bates, 2020; Eckstein, 2019)。对此,未来需纳入男性、非二元性别及老年群体,探索诸如“男性恐惧失去抚养权”或“老年经济依赖”等独特因子如何嵌入模型;此外,现有理论模型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及其主流样本构建,而中国等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特质可能对脱离过程与路径产生系统性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可能使个体在脱离 IPV 时更多依赖个人决策和社会支持系统,而中国语境下的 IPV 脱离机制则嵌套于复杂的“家本位”伦理网络中,使受害者在脱离时面临更大的家族压力与社会污名。如研究表明,东亚文化中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规范可能使女性在脱离 IPV 时面临更大的心理和社会障碍(Rai & Choi, 2018)。与此同时,宗教信仰在东西方文化中也可能带来不同影响。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可能鼓励受害者寻求教会支持,而东方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则更强调宽恕和忍耐,这可能导致受害者更难以脱离虐待关系(Afrouz et al., 2020; Chan & Sachs, 2023)。由此可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对 IPV 脱离过程的研究还需着重考虑诸如家庭责任(如维护“家庭和谐”的义务)与性别角色(男性经济主导地位与女性“贤妻良母”角色期待)、社会支持(如社会支持网络可能受到“面子”文化的限制)与污名化(如“家丑不外扬”的集体潜意识)以及儒家思想(如强调“宽恕”和“忍耐”的道德责任)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沈毅, 2024; Cao et al., 2022)。综上所述,未来需在非西方语境(如东亚、南亚地区)中检验 SCDIM 的适用性,尤其关注文化变量对阶段路径的调节效应,并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 IPV 脱离的影响因素和独特路径。

5.3 开发分阶段干预策略并拓展应用前景

尽管 SCDIM 模型展现出一定的实践应用前景,但仍需建立在对模型有效性和可推广性进行科学检验的基础之上。在干预方面,SCDIM 的阶段划分分为开发更加精准化的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研究可探索依据各阶段的核心问题设计靶向性支持策略的可能性。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人工智能的心理支持应用或聊天机器人可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Gaffney et al., 2019)。因此,在预考虑阶段,可尝试利用数字化工具为

受害者提供低门槛的信息支持与心理支持,辅助提升其对 IPV 的觉察能力。但需注意,此类 AI 工具的有效性、伦理边界及其在敏感场景(如 IPV)中的适用性仍需严格的实证评估(Torous et al., 2021);在沉思阶段,可考虑借鉴动机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技术,探索开发辅助性工具或专业人员培训方案,帮助受害者权衡利弊并量化脱离风险与收益(Saftlas et al., 2014)。此外,可将此类干预策略与传统措施相对比,以验证分阶段策略的有效性,并同时关注文化适应性问题。

在应用方面,SCDIM 强调结构性资源(如法律、经济保障)的关键作用,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启示。例如,法律与社会服务体系可探索依据模型揭示的脱离阶段特征,提供差异化的支持方案。公共服务方面可考虑建立多部门(如警方、社区、医疗机构)协作网络,优化协作机制以促进高危个体的早期识别与资源的有效投放。同时,在跨学科整合方面,SCDIM 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行为改变领域的经典模型(Burke et al., 2001; Lenio, 2006; Reisenhofer & Taft, 2013),因此具有一定的跨学科与跨领域应用潜力。例如,未来研究可结合交叉性框架,剖析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结构性因素如何与 SCDIM 的阶段路径动态交互,揭示不同群体脱离轨迹的差异化机制。此外,该模型还可尝试推广应用于其他持续性行为改变研究领域(如吸烟、物质成瘾戒断、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抑或是应用于脱离不良人际关系(如家庭、同伴以及同事关系等)的研究,从而验证理论普适性并扩大其应用范围。

参考文献

- 沈毅. (2024). 亲密关系: 伦理需求抑或社会交换——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3), 116-125.
- 涂画, 张春妹. (2024). 亲密伴侣暴力的成因: 社会学习和女性主义理论下基于态度的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32(11), 1898-1911.
- 张银普, 骆南峰, 石伟. (2016). 经验取样法——一种收集“真实”数据的新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4(2), 305-316.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6.00305>
- Afrouz, R., Crisp, B. R., & Taket, A. (2020). Seeking help in domestic violence among Muslim women in Muslim-majority and non-Muslim-majority count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1(3), 551-566.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8781102>
- Aguiar, A. P., & Corrêa, R. d. S. (2022). Violência por

- parceiro íntimo contra a mulher e insegurança alimentar: Uma revisão narrativa da literatura. *Interface - Comunicação, Saúde, Educação*, 26(4), 1–17. <https://doi.org/10.1590/interface.210488>
- Ahmad-Stout, F., Nath, S. R., Khoury, N. M., & Huang, H. (2021).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interviews with South Asian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3-4), NP1941–NP196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7753850>
- Aiquipa Tello, J. J. A., & Canción Suárez, N. M. C. (2020). Survivors of partner violence: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to stay or leave the relationship [Mujeres supervivientes de violencia de pareja: Factores y procesos psicológicos implicados en la decisión de permanecer o abandonar la relación]. *Avances en Psicología Latinoamericana*, 38(1), 189–202. <https://doi.org/10.12804/revistas.urosario.edu.co/apl/a.7139>
- Ajzen, I. (1985).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J. Kuhl & J. Beckmann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pp. 11–39). Springer.
- Anderson, D. K., & Saunders, D. G. (2003). Leaving an abusive partner. *Trauma, Violence, & Abuse*, 4(2), 163–191.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02250769>
- Atiyat, R., & Al Momani, I. (2022). 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that is the question: Discussing notions of particularity in "breaking the cycle" through the lens of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24(3), 409–429. <https://doi.org/10.5325/intelitestud.24.3.0409>
- Azeez, E. P. A., Negi, D. P., Kukreja, T., Tanwar, K. C., Kumar, M. S., Kalyani, V., & Harmain, D. (2024). Why do they decide to stay? Experience of Indian women surviv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16(2), 172–188. <https://doi.org/10.1108/jacpr-09-2023-0827>
- Badenes-Sastre, M., Beltrán-Morillas, A. M., & Expósito, F. (2024). Absence versus pres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Spanish women: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nd associated variabl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30(3-4), 832–853.
- Badenes-Sastre, M., Lorente, M., Beltrán-Morillas, A. M., & Expósito, F. (2023). Transformative effec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ased on sociocultural factors trapping women in a violent relationship. *Current Psychology*, 43(12), 10786–10800.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3-05101-2>
- Band-Winterstein, T. (2015). Aging 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 A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lderly women who experienced lifelong IPV.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7(4-5), 303–327. <https://doi.org/10.1080/08946566.2015.1091422>
- Barnett, O. W., & LaViolette, A. D. (1993).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Why battered women stay*.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arrios, V. R., Khaw, L. B. L., Bermea, A., & Hardesty, J. L. (2021). Future direction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search: An intersectionality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women's processes of leaving abusi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23-24), NP12600–NP12625.
- Bates, E. A. (2020). "No one would ever believe me":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on men.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1(4), 497–507.
- Bliese, P. D., Adler, A. B., & Flynn, P. J. (2017). Transition processe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integrating methods and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1), 263–28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orgpsych-032516-113213>
- Bridges, A. J., Karlsson, M. E., Jackson, J. C., Andrews, A. R., & Villalobos, B. T. (2018). Barriers to and methods of help seek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 comparison of hispanic and non-hispanic white wome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4(15), 1810–1829.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8754409>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ton, C., & Tyson, D. (2017). Leaving violent men: A study of women's experiences of separation in Victoria, Australia.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1(3), 339–354. <https://doi.org/10.1177/0004865817746711>
- Burke, J. G., Gielen, A. C., McDonnell, K. A., O'campo, P., & Maman, S. (2001). The process of ending abu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7(10), 1144–1163.
- Cao, J., Liu, X., & Gonzalez-Guarda, R. M. (2022). Trapped in my roles as a woman with no help: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9(5), 964–986.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21104504>
- Caridade, S., Pinheiro, I., & Dinis, M. A. P. (2020). Stay or leave abusive dating relationships: Portuguese victims' reasons and barriers. *Social Sciences*, 9(5), 84. <https://doi.org/10.3390/socsci9050084>
- Catallo, C., Jack, S. M., Ciliska, D., & MacMillan, H. L. (2012). Identifying the turning point: Using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to map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isclosure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settings.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search Notices*, 2012(1), 239468. <https://doi.org/10.5402/2012/239468>
- Cervantes, M. V., & Sherman, J. (2021). Falling for the ones that were abusive: Cycles of violence in low-income wo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3-14), NP7567–NP7595.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29771>
- Chan, B., & Sachs, C. J. (2023).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Emergency Medicin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41(2), 369–380. <https://doi.org/10.1016/j.emc>

- 2023.01.007
- Chang, J. C., Dado, D., Hawker, L., Cluss, P. A., Buranosky, R., Slagel, L., McNeil, M., & Scholle, S. H. (2010). Understand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actors and circumstances leading women victims toward change.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19(2), 251–259. <https://doi.org/10.1089/jwh.2009.1568>
- Cheung, D. S. T., Tiwari, A., & Wang, A. X. M. (2015).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Late Life: A Case Study of Older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7(4-5), 428–437. <https://doi.org/10.1080/08946566.2015.1092903>
- Childress, S., Panchanadeswaran, S., & Joshi, M. (2021). Leaving and beyond: Voices of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from Kyrgyzsta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3-4), 1718–174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7743550>
- Cluss, P. A., Chang, J. C., Hawker, L., Scholle, S. H., Dado, D., Buranosky, R., & Goldstrohm, S. (2006). The process of change for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upport for a psychosocial readiness model. *Women's Health Issues*, 16(5), 262–274.
- Cohen, V., Clark, S. M., Saker, K. M., Dunn, S. E., Watson-Singleton, N. N., & Kaslow, N. J. (2024).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barriers to leaving among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women: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s a mediating factor.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28(3), 283–297. <https://doi.org/10.1007/s12111-024-09671-8>
- Costanza Baldry, A., & Cinquegrana, V. (2020). The decision to leave the abusive partner by women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risk of further re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gratitude and risk percep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7(9), 1232–1251.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35203>
- Counts, D. A., Brown, J. K., & Campbell, J. (1999). *To have and to hit: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wife beat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obash, R. E., & Dobash, R. P. (1988). Research as social action: The struggle for battered women. In K. Yllö, & M. Bograd (Ed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ife abuse* (pp. 51–74). SAGE Publications.
- Eckstein, J. J. (2019). “I’m strong for her” versus “I rely on him”: Male and female victims’ reasons for staying reflect sex-gender confluen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2), 216–235. <https://doi.org/10.1080/00909882.2019.1584403>
- Enander, V., & Holmberg, C. (2008). Why does she leave? The leaving process(es) of battered women.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29(3), 200–226. <https://doi.org/10.1080/07399330801913802>
- Estrellado, A. F., & Loh, J. (2016). To stay in or leave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Losses and gains experienced by battered Filipino wom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9), 1843–1863.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6657912>
- Fawole, O. I., Okedare, O. O., & Reed, E. (2021). Home was not a safe haven: Women's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Nigeria. *BMC Women's Health*, 21(1), Article 32. <https://doi.org/10.1186/s12905-021-01177-9>
- Ferrer-Perez, V. A., Bosch-Fiol, E., Ferreiro-Basurto, V., Delgado-Alvarez, C., & Sánchez-Prada, A. (2020). Compar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214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2147>
- Francis, L., Loxton, D., & James, C. (2017). The culture of pretence: A hidden barrier to recognising, disclosing and ending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6(15-16), 2202–2214. <https://doi.org/10.1111/jocn.13501>
- Fredrickson, B. (2004). *Gratitude, like other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s and builds*. The Psychology of Gratitu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ffney, H., Mansell, W., & Tai, S. (2019). Conversational ag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ixed-method systematic review. *JMIR mental health*, 6(10), e14166. <https://doi.org/10.2196/14166>
- Gracia, E., Lila, M., & Santirso, F. A. (2020).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Psychologist*, 25(2), 104–121. <https://doi.org/10.1027/1016-9040/a000392>
- Grych, J., Hamby, S., & Banyard, V. (2015). The resilience portfolio model: Understanding healthy adaptation in victims of violenc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5(4), 343–354. <https://doi.org/10.1037/a0039671>
- Henderson, A. J., Bartholomew, K., & Dutton, D. G. (1997). He loves me; he loves me not: Attachment and separation resolution of abused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2, 169–191.
- Heron, R. L., Eisma, M., & Browne, K. (2022). Why do female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remain in or leave abusive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31(5), 677–694.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21.2019154>
- Hightower, J., Smith, M. G., & Hightower, H. C. (2013). Hearing the voices of abused older women. In J. A. Yaffe (Ed.), *Elder abuse and mistreatment* (pp. 205–227). Routledge.
- Hing, N., O'Mullan, C., Mainey, L., Nuske, E., Breen, H., & Taylor, A. (2021). Impacts of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women: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6), 8303.
- Howell, K. H., Thurston, I. B., Schwartz, L. E., Jamison, L. E., & Hasselle, A. J. (2018). Protectiv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ce in women expos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8(4), 438–447.
- Hutchison, E. D. (2010).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In E. D. Hutchison (Ed.),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The changing life course* (4th ed., pp. 1–38). SAGE Publications.
- Kalmuss, D. (1984).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 marital aggress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1), 11–19. <https://doi.org/10.2307/351858>
- Khaw, L., & Hardesty, J. L. (2007). Theorizing the process of leaving: Turning points and trajectories in the stages of change. *Family Relations*, 56(4), 413–425.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7.00470.x>
- Koenig, M. A., Stephenson, R., Ahmed, S., Jejeebhoy, S. J., & Campbell, J. (2006).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North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1), 132–138. <https://doi.org/10.2105/AJPH.2004.050872>
- Kraft, P., Sutton, S. R., & Reynolds, H. M. (1999).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ur change: Are the stage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Psychology & Health*, 14(3), 433–450. <https://doi.org/10.1080/08870449908407339>
- Lahav, Y. (2023). Hyper-Sensitivity to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likelihood of returning to abusi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8(1-2), NP1815–NP1841, Article 08862605221092075.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21092075>
- Larkin, G. L. (2008). Deadly sins and cardinal virtues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thics*, 19(4), 334–345. <https://doi.org/10.1086/JCE200819405>
- Launius, M. H., & Lindquist, C. U. (1988). Learned helplessness,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and passivity in battered wom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3), 307–31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88003003004>
- Lenio, J. A. (2006). Analysis of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 change. *UW-Stout Journal of Student Research*, 5(1), 73–86.
- Lipsky, S., Caetano, R., Field, C. A., & Larkin, G. L. (2006). The rol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ace, and ethnicity in help-seeking behaviors. *Ethnicity and Health*, 11(1), 81–100. <https://doi.org/10.1080/13557850500391410>
- Lyons, M., & Brewer, G. (2022).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uring lockdow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7(6), 969–977.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21-00260-x>
- Masten, A. S., Burt, K. B., Roisman, G. I., Obradović, J., Long, J. D., & Tellegen, A. (2004). Resources and resilience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Continuity and chang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6(4), 1071–1094.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4040143>
- McKinley, C. E., & Liddell, J. L. (2022). "Why I stayed in that relationship": Barriers to indigenous women's ability to leave violent relationship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8(14), 3352–3374.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21104507>
- McLeroy, K. R., Bibeau, D., Steckler, A., & Glanz, K. (1988).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5(4), 351–377.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8801500401>
- Moffitt, T. E. (2013). Childhood exposure to violence and lifelong health: Clinical intervention science and stress-biology research join forc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5(4pt2), 1619–1634.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3000801>
- Moffitt, T. E., Arseneault, L., Belsky, D., Dickson, N., Hancox, R. J., Harrington, H., ... Caspi, A. (2011). A gradient of childhood self-control predicts health, wealth, and public saf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7), 2693–2698. <https://doi.org/10.1073/pnas.1010076108>
- Monterrosa, A. E. (2019). How race and gender stereotypes influence help-seeking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7-18), NP9153–NP917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53403>
- Muñoz-Rivas, M., Ronzón-Tirado, R. C., Redondo, N., & Cassinello, M. D. Z. (2022). Adolescent victims of physical dating violence: Why do they stay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11-12), NP10362–NP10381.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0986277>
- Murvartian, L., Saavedra-Macias, F. J., de la Mata, M. L., & Crowe, A. (2024). Understanding social work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public stigma against women who experi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pai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24-00714-y>
- Myin-Germeys, I., Kasanova, Z., Vaessen, T., Vachon, H., Kirtley, O., Viechtbauer, W., & Reininghaus, U. (2018).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New insights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s. *World Psychiatry*, 17(2), 123–132. <https://doi.org/10.1002/wps.20513>
- Niu, Z., Jia, L., Li, Y., Yang, L., Liu, Y., Lian, S., Wang, D., Wang, W., Yang, L., Pan, W., & Li, X. (2024). Trial-by-trial variability of TMS-EEG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32, 3869–3877. <https://doi.org/10.1109/tnsre.2024.3486759>
- O'Neal, E. N., & Beckman, L. O. (2016). Intersections of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Reframing knowledge surrounding barriers to social services among latina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3(5), 643–665.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6646223>
- Otero-García, L., Durán-Martín, E., Castellanos-Torres, E., Sanz-Barbero, B., & Vives-Cases, C. (2024). Accessibilit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related services for young women in Spain. Qualitative study on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s. *PloS One*, 19(4), Article 029788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97886>
- Overstreet, N. M., & Quinn, D. M. (2013). Th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tigmatization model and barriers to help seeking.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1), 109–122. <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2.746599>
- Pinnewala, P. (2009). Good women, martyrs, and survivor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outh Asian women's responses to partner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5(1), 81–105.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08328005>

- Prochaska, J. O., & DiClemente, C. C. (1984). *The transtheoretical approach: Crossing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therapy*. Dow Jones-Irwin.
- Prochaska, J. O., DiClemente, C. C., & Norcross, J. C. (1992). In search of the structure of change. In Y. F. Klar, J. D., Chinsky, J. M. & Nadler, A. (Ed.), *Self chang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pp. 87–114).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2-2922-3_5
- Prochaska, J. O., & Velicer, W. F. (1997).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health behavior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2(1), 38–48. <https://doi.org/10.4278/0890-1171-12.1.38>
- Pugh, B., Li, L., & Sun, I. Y. (2018). Perceptions of why women stay in physic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7-8), 3778–3813.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8778264>
- Rai, A., & Choi, Y. J. (2018). Socio-cultural risk factors impacting domestic violence among South Asian immigrant women: A scoping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8, 76–85.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7.12.001>
- Reisenhofer, S., & Taft, A. (2013). Women's journey to safety-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in clinical practice when working with women experienc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cientific review and clinical guidance.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3(3), 536–548. <https://doi.org/10.1016/j.pec.2013.08.004>
- Rizzo, C. J., Joppa, M. C., Barker, D., Zlotnick, C., Warren, J., Saint-Eloi Cadely, H., & Brown, L. K. (2020). Individual and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girls with histories of physical dating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5-6), 1389–141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7696859>
- Roberto, K. A., & McCann, B. R. (2018). Violence and abuse in rural older women's lives: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3-4), NP2205–2227NP.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8755490>
- Roberto, K. A., & McCann, B. R. (2021). Violence and abuse in rural older women's lives: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3-4), NP2205–2227NP.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8755490>
- Sabri, B. (2014). Domestic violence among South Asian wome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 Taylor, J. A. Pooley, & R. S. Taylor (Eds.), *Overcoming domestic violence: Creating a dialogue arou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pp. 105–119).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Hauppauge, NY.
- Sabri, B., Nnawulezi, N., Njie-Carr, V. P. S., Messing, J., Ward-Lasher, A., Alvarez, C., & Campbell, J. C. (2018). Multilevel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African, Asian, and Latina immigrant and refugee Women: Perceptions of Effective 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s.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10(4), 348–365. <https://doi.org/10.1007/s12552-018-9247-z>
- Sabri, B., Simonet, M., & Campbell, J. C. (2018).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South Asian immigrant women and perceived need for services.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4(3), 442–452. <https://doi.org/10.1037/cdp0000189>
- Saftlas, A. F., Harland, K. K., Wallis, A. B., Cavanaugh, J., Dickey, P., & Peek-Asa, C. (2014).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randomized trial.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4(2), 144–150. <https://doi.org/10.1016/j.annepidem.2013.10.006>
- Sandhu, K. K., & Barrett, H. R. (2020).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The experiences of, and choices available to women of South Asian heritage living in the UK when leaving a relationship of choice follow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Social Sciences*, 9(9), Article 151. <https://doi.org/10.3390/socsci9090151>
- Sani, A. I., & Carvalho, C. (2018).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ren at risk: Empirical study of Portuguese police records [Violência doméstica e crianças em risco: Estudo empírico com autos da polícia portuguesa]. *Psicologia: Teoria e Pesquisa*, 34, Article e34. <https://doi.org/10.1590/0102.3772e34417>
- Sani, A. I., & Pereira, D. (2020). Mothers as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decision to leave or stay and resilience-oriented intervention. *Social Sciences*, 9(10), 174. <https://doi.org/10.3390/socsci9100174>
- Schutte, N. S., Malouff, J. M., & Doyle, J. S. (198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 persuasive techniques of the batterer, and returning to a battering relationship.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5), 605–610.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1988.9922914>
- Schwarzer, R., Knoll, N., & Rieckmann, N. (2004). Social support. In A. Kaptein & J. Weinman (Eds.), *Health psychology* (pp. 158–182).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UK.
- Shah, A. H., Catalano, A., Bhatia, U., Gupta, D., Daruwalla, N., Osrin, D., & Nadkarni, A. (2024). Coping strategies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s among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pouses of men with heavy drinking in India.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Article 6839787. <https://doi.org/10.1155/2024/6839787>
- Shurman, L. A., & Rodriguez, C. M. (2006). Cognitive-affective predictors of women's readiness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11), 1417–1439.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6292993>
- Smith, S. G., Basile, K. C., Gilbert, L. K., Merrick, M. T., Patel, N., Walling, M., & Jain, A. (2017).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 2010–2012 state report*. <https://stacks.cdc.gov/view/cdc/46305>
- Spencer, C. M., Stith, S. M., & Cafferky, B. (2020). What puts individuals at risk for phys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 meta-analysis examining risk

- markers for men and women.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1), 36–51.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20925776>
- Stöckl, H., & Sorenson, S. B. (202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issue.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45(1), 277–294.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ublhealth-060722-025138>
- Storer, H. L., Rodriguez, M., & Franklin, R. (2018). “Leaving was a process, not an event”: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dating and domestic violence in 140 charact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1-12), NP6553–NP6580.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8816325>
- Taherkhani, S., Negarandeh, R., & Farshadpour, F. (2019). Barriers to leaving a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ried abused Iranian women: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with abused wom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19-20), 4162–418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44777>
- Tarzia, L., Murray, E., Humphreys, C., Glass, N., Taft, A., Valpied, J., & Hegarty, K. (2016). I-decide: An online intervention drawing on the psychosocial readiness model for women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Women's Health Issues*, 26(2), 208–216. <https://doi.org/10.1016/j.whi.2015.07.011>
- Torous, J., Bucci, S., Bell, I. H., Kessing, L. V., Faurholt - Jepsen, M., Whelan, P., ... Firth, J. (2021). The growing field of digital psychiatry: Current evidence and the future of apps, social media, chatbots, and virtual reality. *World Psychiatry*, 20(3), 318–335. [https://doi.org/10.1002/wps.20883](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02/wps.20883)
- Velicer, W. F., Prochaska, J. O., Fava, J. L., Norman, G. J., & Redding, C. A. (1998). Smoking cessation and stress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of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 change. *Homeostasis in Health and Disease*, 38(5-6), 216–233.
- Voolma, H. (2018). “I must be silent because of residency”: Barriers to escap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insecure immigration status in England and Swed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4(15), 1830–1850.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8755974>
- Walker, L. E. (1977). Who are the battered women?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1), 52–57.
- Wickrama, K. A. S., & Noh, S. (2009). The long arm of community: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community contexts across the early life cours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8), 894–910.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9-9411-2>
- Young-Wolff, K. C., & McCaw, B. (201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pportunities for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among emerging adult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8(8), 1013–1014. <https://doi.org/10.1089/jwh.2019.7918>
- Žukauskienė, R., Kaniūšonytė, G., Bergman, L. R., Bakaitytė, A., & Truskauskaitė-Kunevičienė, I. (2021).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identity processe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 study of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5-16), 7599–762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36785>

Why is leaving not an option?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 the disengagement from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HEN Yalin^{1,2}, GONG Zhe^{1,3}

(¹ School of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²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³ 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ntricate pathway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exit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level factors influencing IPV disengagement. By integrating the phase divisions of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with the dynamic continuum framework of the psychosocial readiness model, we propose the Staged-Continuum Dynamic Interaction Model (SCDIM). The SCDIM synthesizes triggering mechanisms for phase transitions and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during phase shifts,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IPV disengagement. This model addresses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odels in explaining multi-factor interactions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as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validate the model's efficacy and applicability, while expanding its applications and empirical direction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Key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busive relationships, domestic violence